

第七回 機關泄漏梅香口 醜態翻成皂隸言

話說鄺尚書、鮑氏夫人，忽見飛雲小姐茶飯懶進，只是要睡，面貌瘦損，十分放心不下。因傳院子過來，吩咐道：「小姐身上不自在，快去請位醫生來看看。」院子稟道：「老爺不在衙內，醫生不便喚進來。這街上倒有個女科醫婆，叫做孟媽媽，人人道他的藥靈，不若請他來看。」夫人道：「如此快去請來。」院子聞聽，不敢怠慢，走到孟家門首，問聲：「有人麼？」卻說這女醫是個駝背，走來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院子道：「我是鄺老爺府中，請你去看病的。」孟媽道：「如此同去便了。」不多時，進了衙內，見了夫人，說：「老婦叩頭。」

夫人道：「請起。女先生，老身只有一個女兒，這幾日有些小恙，煩你診看，調理好了，重重相謝。」孟媽道：「夫人，女科是我的本行，自然用心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梅香，你可領他進去。」夫人遂後跟來，問道：「女孩兒，你今日身子好些麼？」

小姐道：「不見得。無別樣症候，只是再打不起精神來。」孟媽近前說：「小姐，恕不見禮罷！待我來看看脈息，好用藥。」診脈一會，說道：「小姐，你虛怯的，最怕當風，午後就要渾身發熱，是患怔忡病症。」小姐道：「都說得對玻」孟媽道：「我從十七八歲看病起，到如今，那有認錯了病症的。這病容易治，待我撮藥一服，就要好的。」梅香問道：「此劑藥是什麼引子？我好去煎。」孟媽道：「姜三片，棗二枚，煎至八分，還請老夫人親去熬方好。」夫人道：「如此你且略坐坐，待我看人煎好了，勞你親送小姐吃下方好！」孟媽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夫人抽身往前去了。孟媽扯著梅香，往背地說道：「梅香姐，我問你，我看小姐脈息，有思鬱在裡面，像是傷春玻你實對老娘說，是怎麼起得？」梅香道：「實不瞞媽媽說，小姐一向是極重端的，再沒有一思兒胡思亂想。只為前日裱軸觀音像，供奉供奉，不想裱背鋪裡錯發了一軸畫來。」孟媽道：「敢是錯了吃惱麼？」梅香道：「卻不惱，到是好笑。」孟媽道：「怎麼好笑？」梅香道：那曉得錯來的是軸春容畫，上面的一個女娘，與俺小姐相貌一個印板兒印的不差。那女娘身邊，又畫一個如花似玉的郎君，生得標緻。我小姐看了，像是心上就有幾分想著那人兒一般，偶然把這節事情，在箋上題一首詞，又古怪得緊。」孟媽道：「怎麼又古怪？」梅香道：「剛剛住了筆，卻被樑上燕子飛下，銜將去了。故此，從那日起，小姐心上，只是這等懨懨答答的。」孟媽道：「梅香姐，你這些都是鬼話，哄你老娘不得。從來那裡有個不見面害相思的？我不信。」梅香道：「真話與你說倒不信，你看小姐睡熟了，我悄悄取那畫與你看，便分明瞭。」孟媽道：「你可取來，取來！」

梅香取到。孟媽展開一看，驚訝道：「原來果有此事！只是我也像認得這個女娘，一時想不起來。」又偷將小姐對看，說道：「實是像小姐不過。」梅香道：「媽媽，我不識字，小姐說還有作畫的人名姓在上。」孟媽道：我為寫藥方引子，粗粗認得幾個字，待我看來。」遂看遂念道：「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。真個有名姓。這椿事也奇不過了，所以他便這等胡思亂想，害出這傷春病了，只是這不見面的相思，到底感得輕鬆，也不難治。你且收了畫去，怕老夫人出來看見不便。」正說話間，夫人隨人把了藥來，命小姐吃完了，吩咐梅香：「打發小姐睡睡方好。」忽報老爺回衙了。夫人迎著道：「相公回來了。」

鄺尚書道：「夫人，女孩好些麼？」夫人道：「適才接此位女醫來看，說不妨事的了，藥吃方才睡了。」孟媽上前叩頭。尚書道：「有勞你了，小姐的病不干礙麼？」孟媽道：「小姐的病，是略傷了風，心上也有些煩鬱，只消用一兩服藥，就平安了。」尚書道：「如此卻好。夫人，女兒病尚未好，下官又奉命知今科貢奉，即刻便要入常這女醫可賞他一兩銀子，以後要藥，差人去齣為帖迴避關防，你不便進來。小姐好時，待我出場後，重重相謝。」孟媽答應，拜謝而去。院子來稟，巡綽官俱在外廂伺候。鄺尚書道：「下官就要入場，夫人請道內去罷。」然後走到外庭，叫巡綽官過來：「我有關防告示一道，可即行刻出印了，遍處張掛，不可遲慢。」巡綽官應聲去了。眾役稟道：「請老爺起行。」院子道：「送老爺。」尚書吩咐院子：「你年紀老成，衙中一切，著實要嚴緊，進去罷。」院子說：「曉得。」眾役隨著一擁而去。

卻說監試官早到貢院，吩咐巡綽官掌號開門，應試舉子務要搜檢明白，魚貫而入，點名各歸號房，不許挨越。巡綽官遵諭。只聽轆門吹打起來，進了院門，巡軍上來排列兩旁。那些儒生們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挨名答應。巡官喊道：「仔細收。」眾軍齊道：「搜檢無弊。」或歸東號房，或進西號房，還剩一位無號。巡綽說：「坐滿了怎麼處？也罷，到這邊席號坐罷。」

稟老爺，點名搜檢已畢，請封條封門。」遂將門封完。監試官道：「可喜今科規矩嚴明，一毫無弊，天氣又且清爽，可為大典慶賀。今日起早了，不免進去歇息歇息，到明朝好來放關便了。」到了次日晚間，只見眾人各執高燈，來接進場相公的。

說道：「伙計們，今年規矩森嚴，莫擠近柵欄邊去，大家遠遠站立，等候各人家相公出來，上前迎罷。」正說話間，又見一個執板皂隸走來，說道：「今年規矩嚴得很，你們趕閒人不許挨近柵欄，但有舉子們出來，清清楚楚放出。凡有擠者，著實打去。」聽得內打雲板三聲，吆喝開門，外巡官道：「內裡打點，放頭牌出來了。」皂隸道：「你們眾人站開些，待相公們好走。」眾人向裡張望，出來一位老相公，被人背去，又有一個平頭來接霍生的，望見霍生出場，說道：「相公，定是得意的了。」忙把筆硯接過，跟隨而去。又有個姚店主，說道：「鮮於相公進場去，怎麼日色老高，老漢在家中吃過早飯了，還未見出來？放心不下，不免向貢院前看看，是怎麼說呀。此是貢院門首，還封在那裡。」聽那皂隸嚷道：「悔氣，悔氣！這些相公，不知是果真有本事的，在裡面著實鏖戰；又不知是墨水乾了，一點兒搾不出。遭他家娘的瘟！要我們辛辛苦苦在此伺候。平日慣賭慣嫖，唾你娘的道！」姚店主道：「咳！你聽這些人埋怨話頭，就像曉得鮮於相公平日行徑的。」忽聽院裡一片聲叫搶卷，打雲板開門。皂隸道：「謝天謝地！好了，出來了！」店主見鮮於相公出來，迎著道：「小人在此接常」鮮於佶道：「好辛苦。」皂隸向前道：「我問你，你這樣辛苦，就在家裡自在自在，休來現世也罷了。為你一個，苦了我們守到如今。我看這付嘴臉，也不像是個發跡的。」鮮於佶反戲說道：「下次再不敢如此，再若如此，但憑，但憑」回身與店主回家。路上說道：「那裡說起，裡邊文字做得簇錦般，這是想得動了火，牙齒忽然疼起來。哎喲，恨不得要死，只得慢慢的謄寫，故弄到此時出來，難怪這些狗頭說話。」遂進店中，姚主人道：「相公，請用些飯，將息將息，小人也去安歇。」

鮮生道：「有勞了！請自便罷。」店主告辭去了。鮮生回身笑道：「鮮於佶，鮮於佶！我問你：這是怎麼說？活現世，受了許多辛辛苦苦、勞勞碌碌，三年出場一番，走到場裡面，一個字兒寫不出，倒反被那些狗頭如此作踐，不是觀場，倒是來受罪了。且坐下，把這些酒飯消繳在肚子裡，也是我老鮮走科場一遭。」吃完了，即又道：「想場中做文字時，心口慌得緊，不知寫了那幾句，

那一宗酒帳，鬼畫符一般。若要中，除非是烏紗滿天，像那烏鵲飛，我把這頭往上一撞，撞著了，才使得，不然一生一世，也只是這樣糟骨頭，如今說不著，斷斷要去與老臧商量做那法兒了。」且先到霍秀夫他那裡去走一遭，問他什麼字號便了。正是：且從河漢旁邊路，偷取天孫織錦囊。

畢竟怎樣偷換字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燕子箋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